從野堂存稿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七

詩

五言古

余邸中甚歡以其母金孺人聖善閒七
袠也忽爾言別爰賦短章以佐酌者且
志勉云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

其二

五日憶江南競渡

玉署槐陰

其二

懷方孟旋李長蘅諸友

李貫之索贈黄梅臺

送門人程灝然

途次遇雪遥憶金雙南大行

定州道中卽事

入檻

痛親

瀛洲亭聽鸝

懷蕭如城司李兼柬蔡元崗給諫感懷胡

葵翁老師

贈賀知忍

贈黃太史封翁

送何武莪給諫左遷浙臬

方孩未侈稱沙縣山水之勝余謂此真新

婦配祭軍也周玉繩諸年丈各有贈什

洪葆原年丈闗政報滿還　朝

贈別閩中蔡子周甫

贈京口王別駕

贈何越畸

其二

齋中守歲

元日大雪

和姜養冲

庚申立春日

送張符禺

冬夜過趙庵留題

擬送袁中丞開府登萊

讀何大理集有感因書冊子似大瀛郡伯

渡漳

民部劉念劬柾函并致到楊大洪手札却寄

後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

詩

五言古

賦得夏忠靖母似姚夫人文太君 有序

夏忠靖母廖夫人忠靖幼孤夫人教之嚴而愛事姑甚謹姑病執其手語曰吾無以報汝願汝壽過我子孫事汝如汝

事我忠靖拜大司農夫人年八十晉封

太夫人三楊及胡祭酒諸公皆升堂拜

焉

忠靖掌邦計母廖尚皓首別殿賜宴歸高堂介

眉壽是時 長陵中羣公並耆舊三楊列館閣

胡公爲祭酒連鑣登母堂却行拜階右鏘鏘委

佩聲肅肅奉觴走母也徐唱言雍容三爵後上

云主恩深報稱莫相負下云計臣勞提挈視吾

友嗟此良宴會明時信非偶誰與矢德音乃在
一寡婦養姑泣下泉持家敬箕帚尚書信卿才
訓廸自黄口蟲魚箋獨勞鈞軸教已久鄒來孤
貧兒往往踐台斗

初冬即事

游子畏朔風九月吹寒星御溝堤上柳蕭蕭黄
葉禿玄冬初布令陰塵走平陸忽傳新甲子頒
報春風熯鳳曆頒銅署明朝遍九牧初驚淑氣

回翻覺流光速何以答堯天無糜大官祿

寄韓正堂

二鳥集上林相顧矜羽翰朝棲瓊樹巔夕飲瑶池畔一鳥忽不戢偶中金丸彈一鳥失其雛惻惻訴悲惋飄蕩各西東憀憎玄雲變離合豈有常物理自難算雄飛與雌伏受質緜來判自我謝巢窠戢影循汲岸願君整逸翮乘時逐霄漢願君愛光儀風雨無凌亂一振朝陽鳴鸖音自

紛散

贈曾太翁遺像有述　喬雲年兄乃翁

有美曾太翁抗義兼敦信流俗多波靡翁也石粼粼天道豈無親申錫在賢孫憐愛固情深夏楚處自振榮華亦等閑詩書勿可擯

其二

之子生無忝爲奕起塵埃南宮屬冠冕北門領翹材嘆息翁彌留小死日徘徊披圖儼然在皐

魚孔哀哀何限人子情白華與南陔

解石帆給諫屬書家册

有美海陵彥後先負勁節高躡曾城霞倒挽長河雪誰不媢時賢吾耻與同列諫書天下聞世顯忠逾揭後起正多賢元愷綬爭結

毘陵舟次晤別薛純臺僕从

蘭芳挺喬秀虬姿媚高岑自非風霰集誰思儔侶尋彼美河東子贖約抱孤襟一乘驄馬出蜀

道行鬉鬉妖氛起邛僰玉壘生重陰誓衆堅城守發號執田禽功成賞更薄去住彤園林乃知補浴手智勇惟深沉我行届歲盡雨雪正狂侵憂時三嘆息河漢涮知音願將磊砢骨持以勸朝簪

七言古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建中皇帝奉天急行在詔書人人泣鐘簴不移

師武臣誰知陸九詞頭立推誠布公說未行咫尺不見煬竈明白衣太尉怒投券倉皇六飛山南城涕泣梁洋求内相趦趄爰立咸陽京瓊林大盈空舊額月奉日進需索迫延齡作相未裂麻忠州别駕罷賓客嗚呼饒州量移心咄嗟不轉忠州石君不見中山壺殘萬古悲讀公奏議如其悲中山奉天竟何别令人悲昔徒爾爲

初冬念邊戍

霜花乍拂凝刁斗胡馬嘶風踏荒阜犬羊戍群
毳幙蕃獵圍野火連天黙中宵擊柝傍孤城帶
甲横戈鐵蒙首月色凄迷塞草枯鴈聲嘹嚦爭
尋偶此時簫瑟實堪悲誰憐久戍衣偏垢邊臣
娟虜虜輕心馳幣中朝掩其醜茵褥自奉厚常
寸幸虜不來歡進酒一夕家鄉千里輕夢回又
聽風聲吼傳聞　聖主賜冬衣中外乾沒傷露
肘下情未敢達吾　皇從來格套相蒙久妄意

狼煙絕塞空有道之世四夷守

題張封翁萬綠園

名山聽說王官谷天柱峰高插雲矗昔人隱者司空圖臥穩中條結茅屋千載風流誰繼之萬綠園成半畝甃十畝之間桑閑閑林水翳然濠濮間遠若二華分突兀近廼五老助追攀牀頭白墮釀百斛屋角黃河流半灣樂哉張翁此別圖仙嵩神岳不隔武於今霍嶽稱天鎮在昔堯

都擅地主地主萬古無消息泱漭臺荒臨子午

何如嘯歌隱雲深從來垂釣在河滸堪誇平泉

梓澤庄不數輞川辛夷塢登臨把盞𣏢詩成歡

娛戲綵供醉𩿨戲綵蓬萊觀裡仙式穀佇看天

賴補補天事業亦尋常潄枕巢由差可伍

華陽孔太翁太母七十雙壽南還

華陽洞天神僊宅丹砂色奪芙蓉碧來往風塵

老歲星吏隱浮沉甘執戟岷峨口勒循良碑洙

泗經傳　先聖澤蒯緱一觔氣成虹濟濟堂前列五龍山川不欝文人色破浪幸得乘長風讀書中秘有文舉以次與者俱火攻燕邸就養縣歸去宮袍畫錦爲公御袒道輝煌金馬門新詞璀璨銅龍署阿翁相將阿母行壽考不忘終譽處

程生廷灝游余門廿年所矣近來長安就余邸中甚歡以其母金孺人聖善開七

衮也忽爾言别爰賦短章以佐酧者且

志勉云

長安風沙爭撲面蛾眉自掃謝時彥賴有宿昔

及門人殘燈細雨談無倦一日别我將南歸謂

言阿母年古稀桑弧蓬矢男子事阿母親縫游

子衣行行再拜辭阿母母曰朂哉兒矯首澄江

夫子籍金閨朝夕往從愼無咎生述慈訓轉告

余慚余碌碌大官糈酬拜紛紛心所厭眼光時

在架上書未敢放倒平生志古來經綸在識字
京師如海一身藏知我者誰祇心癢得生過從
喜欲狂笑言達曙以爲常松窻明月今猶昔文
章出處向相商送生歸去新安里鶴髮丹顏倚
閭侯問生所得較前奔怒馬鮮衣毋所耻我聞
黄山秀可餐中有仙毋飧瑕玕男兒黽勉功名
事錦衣兼作羽衣看

五言律

大行皇太后挽歌

大行辭月殿涕淚滿勾陳翟輅宸輿宴軒鉾夕緯淪占沙開萬曆轂繭謝三春厚載難云報六宮寒食新

其二

堯母從來聖螽斯更匹周如何桐剖日正值馭婦秋天上開瓊闕人間杵玉球最憐宮漏永雨露感添愁

五日憶江南競渡

犍賓調玉律膏雨瀉銀河遥憶江流勝因思綵鷁多影翻鯨駭鬣標颺錦騰波髣髴青蒳畔飛花濕綺羅

玉署槐陰

庭樹初成幄繁陰滿画簷碧分青玉案凉度水晶簾帶草隨雲過文星漸影纖瀟然發清賞可以汗揮炎

其二

北院文書靜南窻樹色新疎枝搖鳳尾密影砌龍鱗細雨遮重幕微風透錦茵夜深絲竹響殷夢叶楓宸

懷方孟旋李長蘅諸友

塵礫堪煩惱思君緒自淸別來嘯歌阻夢去旅魂驚懷古心多折憂時氣未平對茲不同調慚愧說多情

李貫之索贈黃梅臺

聞說黃童俊今來綰綬遲葛藤容易了君治有葛藤山雲雨未全疑水國琴宜撫江鄉米便齋晩潮簫鼓動沙岸雨鳬隨

送門人程灝然

我已離羣久君能歲一來茶瓜談舊事水石坐新苔病骨翻然醒愁容頓爾開且遲松際月莫聽暮潮催

途次遇雪遥憶金燮南大行

本是冰銜客偏宜帶雪行雲山無可繪馬僕亦
俱清木酒頻呼盞無茶且試烹同人何處宿此
景倍關情

定州道中卽事

聞說中山酒中山酒似醽浮橋題古渡劣馬慣
驕嘶水急穿冰駛鴉寒逐草棲漸看纖月上多
露不愁迷

入檻以下七首係赴逮時作

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邈諸孫好護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凄風緊飛車白日收門衷應祚薄已矣復何尤

慰内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啜藿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恐死提諸子毋徒嘆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遺經累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艸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

慰女

五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衹今逢末劫正合儀餘殃稍足無盈橐長貧可厭糠緹縈何處訴軟語慰而孃

寄友

生平肝膽熱掇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猥便生奺交應在肯爲異已憐

七言律

夢卜求賢咏 節選

風雲千古慶明良况値淸朝泰運光紫禁夢回驚版築黃麻詔發賁磻陽非關鼎鼐虛台鉉

祇爲金甌重棟梁草莽幸承恩寵渥共瞻玉燭與天長

賦得秋聲一鴈飛

淅瀝金風動碧林瑶空獨鴈助長吟聲寒絶塞三千里影照長安一片砧秦隴雲横朝起笛瀟湘月冷夜聞琴於今聖世銷烽火北海應無繫帛音

瀛洲亭聽鸝

地敞蓬瀛午漏沉流鶯聲轉入磚陰若爲求友
鳴芳樹應是遷喬借上林繚繞遠隨仙樂細間
關不隔禁花深雙柑斗酒幽人意何似瑶池聽
好音

懷蕭如城司李兼柬蔡元嵩給諫感懷胡

葵翁老師

亭敞臨漳草色青故人霄漢縮簪綎文章自昔
歸蕭統僊氣辭來屬蔡經夢入桑乾霜月皎涎

垂荔子露華零應憐無限南州慟好爲吹噓涸轍鮒

贈賀知恐

雲陽烟水碧粼粼咫尺華陽洞口春山壁畫圖飛翠閣袖携香靄散蒼筠風流絕賽陶元亮勝事還追賀季眞更羨鳳毛開五色猶能奮筆觸龍鱗

贈黃太史封翁

群光繚繞五羊城海屋珠輝曜日明三島春秋
雙鳥徙十洲烟月一篷輕龍文曉護泥金簡鶴
背時携煉石鐺最喜傳經輝禁近板輿初御歲
星精

送何武莪給諫左遷浙臬

鷩君一疏叫天關　聖主優容檻許攀半夜牽
衣寒燕尾一朝升座動　龍顏應知彤史標遺
直仍喜峩冠便觸奸　九廟有靈潛受簡可容

長去紫宸班

方孩未脩稱淅縣山水之勝余謂此眞新婦配叅軍也周玉繩諸年丈各有贈什

次韻

方郎年少擅據觚爲愛名山乞領符洗馬入都人似堵令君行市果投車漫誇極樂神仙窟翻從多苦熱鬧區却笑稚川眞鈍漢丹砂勾漏許全輸

贈姜年伯　同館箴滕兄乃翁建言家居

披鱗往日動星辰漢署光儀二十春本爲
聖朝經石畫何妨壯歲乞閑身文章世業鵷鸞接
黼黻皇猷鸑鷟新佇看霞觴初度日還徵四皓
上蒲輪

寄李貫之內兄用杜句發端情至之言非
擬議云爾

童穉情親四十年中間百緒總堪憐少因家難

心幾碎壯爲浮名硯屢穿愧我謾稱金馬客遲君不了蠹魚緣明春早放江南棹相與徜徉谿水邊

寄孫紹峰

念汝當年意氣傾酒鐺詩筆劇縱橫黃金散去家何在白髮添來鬓幾莖宅傍渭陽餘宿草名尊吳苑失長城却憐一片蓬瀛月夢落湖塘隔萬程

東阿道中

七月驅車歸路長病餘況是怯驕陽火坑歷劫何時洗水國洪濤未許航昨夜高唐歌入夢今朝穀嶺翠侵裳奚童報我逢生日好喚凉颸引一觴

袁中丞觴我出游泮圖委題以余同齒同游故也莞爾有述

翩翩數子逐芳塵隊裡黃童是重臣此日巾襴

分柳色幾人詞賦動楓宸差池羽翼悲吾晚驟騎風雲羨爾神仗鉞功高頭未白轉思挑達事猶新

洪葆原年丈關政報滿還朝

錦帆簫鼓出江湄水凍黃河驛路遲鄉味久拋忘荔子客情偏淡戀蓴絲閶門柳色非前日長樂鐘聲似舊時聞道使君廉載石江東父老望旌麾

贈別閩中蔡子周甫

天涯相見各依依禪榻茶甌坐翠微作客又逢天有鴈薄游無乃敝生衣摘來金橘龍山好嘗到銀魚笠澤肥已見山風催桂子可忘騎馬問巖扉

贈京口王別駕

津口相逢及暮霞秋風吹水颭寒沙鮫人貢帛輸官稅龍女藏珠看晚衙招隱題詩憐夜月射

堂走馬憶春花知君爲政清如水羸得中泠好瀹茶

贈何越畸

風流爲政復誰如山色泉聲臥閣餘自載桃花東越米不貪銀縷太湖魚兒童競拜肥卿馬烏鵲常隨好畤車早晚定逢宣室召袖中先有薦雄書

其二

一縣花開兩地明琴聲閑暇起歌聲氷心秋映
梁鴻水棠蔭春深庾亮城東閣官梅動詩卷扶
風絲竹列書生酌泉自顧清如許不信仍題第
二名

齋中守歲

雨雨風風送短年焚香燒燭整殘編起居偏註
陰晴事供奉常依繡佛前老去蛾眉應自掃坐
來蝶夢亦清懸尚盈一掬憂時淚永夜徬徨北

斗邊

元日大雪

幸無朝謁懶披衣忽報璇花四野霏西嶺攢氷
銀作寨小園鋪絮玉成圍梅因亂白眞難認酒
爲凝寒氣亦微聞道聖人祈上瑞今朝宮樹滿
光輝

和姜養冲

夢溪入夢尺書遥聞說春江枉畫橈山上擬潮

餘輿往祠前摹碣喑瑰銷觀風人遠將蘋薦懷
隱秋深有桂招直北浮雲方靉靆共據生事付
漁樵

庚申立春日

烽火遼陽不可聞江南猶自鬬華芬裁紅剪彩
閨中巧度曲徵歌席上醺白雪銷殘征戍淚綠
烟罨靄塞邊雲今朝暫理宜春詠可許閑隨野
鶴羣

送張符禺

政成仙令自風流花裡絃歌似舊游候鶴一琴湘水韻望梟雙舄海雲浮行車遠近明星合臥閣高深甘雨秋多恐承明清切地從容蚤晚借前籌

冬夜過趙庵留題

荒烟漠漠瑣香臺偶為尋僧踏月來鳥解傳經喧夕磬犬逢客至起寒灰參差松影簷間入滴

瀝泉聲澗底開爲訂明春茶事熟手提箬籠到山隈

擬送袁中丞開府登萊

周宣六月出車攻仗鉞三齊節制雄南國舊棠春芾日西臺列栢夜呼風樓船蜃結蓬萊近簫鼓龍吟島嶼空國士感知無以報還將援筆紀膚功

讀何大理集有感因書冊子似大瀛郡伯

字裏猶飛六月霜繡衣眞稱漢田郎鐵船跨海
殲鯨寇金穴封山謝虎璫栢老西臺空棘寺棠
留南國尚桐鄉只今遼左誰前箸公有遺言在
皂囊

渡漳

去年經此涉江游今日重看漳水流詞賦自慚
梁苑客鼓鼙其奈塞垣愁天中音問南來少雪
裡行人北去稠誰道使旗增氣色歸時江上有

眠鷗

民部劉念劬枉函幷致到楊大洪手札却寄劉任澥闢

懷人秋思正難禁千里相煩寄遠音國事紛呶徵定痡者不止移宮事言關門氣色掃重陰船回笠澤風初落鐘起寒山月半沉偏是使君垂照逈蒼蒹白露漫蕭森

鄧鴻臚惠菊依韻賦謝

歸來三徑沒蒿萊秋老東籬菊未開惠我新枝

醒睡眼多君孤賞破時猜重陽却負登高屐燕

水何心市駿臺把盞浮英吾事了怕干風雨不

留栽

五言排律

擬送　福藩之國

天門開祖帳帝子鎮朱方綴輅移仙仗桐圭引

綉裳山川周舊邑寶玉魯分璜鳳吹齊韶奏龍

媟服上箱蹌鸞分禁衛振鷺儼班行藹藹皇郊
逘祁祁帝澤長舳艫千里盛旌旆九衢光屏翰
維城重無康樂未央
朱平涵前輩操舟見訪余適往郡中有阻
面對寄贈
玉署推前輩明公實鉅賢文瀾廻大海霜氣肅
高天自昔陪纖服諸生領袖專南陳齊表帥北
李讓陶甄經述還醇雅條規矯薄儇殺青裒剩

史木末表荒阡横厲千秋事提衡一代權風期
從坦率月旦誤迍邅貝錦何勞織朱絲不改絃
婆娑霄闕外偃蹇日華邊婉孌蒼霞潤清輝箬
渚前湘靈調瑟遠子夜舞衣鮮葵藿傾常赤松
篁夢幾圓螭頭虛左席沙路望歸鞭鞻鞮浮雲
積蒼莽駪淚連頻煩明主顧不受世途憐收拾
餘編在從容竊取偏奸雄愁鑽斧幽憤快磨鐫
允矣陽秋筆居然金鏡傳物情拚我棄吾黨未

能捐四顧寰區內何人羽翰聯問津心自苦覔
侶屐爲穿遂枉翹翹乘翻垂欵欵箋微才蒙接
引晩契托纒綿甚愧丈人厚徒勤長者先畢棲
怯弓影匿處避狠涎行路風波惡登堂禮數愆
形踈神倍容感極涕流涓吊影江干隻回腸峴
首懸猶餘千里志尚訂四方緣烽火遼陽急腈
膏陸海湔老臣思借箸豎子且驕眠涉險思舟
檝爲梁必梓楩廟堂求爕理巖穴首牖騫碩果

知蒼眷靈光應紫蹕未云歌鳳日曾是泣麟年

贈吳安節

夙負摳衣願遥逢獻履辰喬崧方介祉翟畫賸浮春禮樂千秋遠衣冠奕世振素心敦薄俗赤意挽頹津攬轡雄風駛埋輪正氣伸臺霜寒綉斧卿月耀朱輪淸濁持衡定安危借箸頻節經時益峻性以學而淳江漢堪誰濯淵源自有眞文章垂琬琰舉動著嶙峋業自青緗禪忠仍白

簡新隆中深歲月渭上老經綸滄海閑觀態氷

壺濬出塵留餘家慶逈求舊　主恩申祭海爭

推謝占星競奏荀養生形似鶴憂國鬂添銀室

繪圖蓬島高歌頌大椿願將金石櫼永永渡沉

淪

送別楊遂初公祖

廬嶽鍾英特闢西種德多臚傳騰晩色建禮叢

春波魏闕龍章麗吳天豸錦過長江催擊楫瀚

海沸揮戈少府教輸輓窪丘廢作訛因之勤撫
卹盎爾沛陽和禽網寬三面羔裘曳五紽芾棠
朝有頌萇楚野無歌飛檄星馳急蒿心鬒欲皤
舳艫開震澤羽騎候汾河就日階逾近凌煙像
不磨誰能長借寇吾自重思何末路攖荊棘深
情潤薜蘿臨岐愁去住閱世幾平陂周道瞻山
衮滄州狎釣簔太行標駿烈野史佐編摩

七言絕句

登第後哭詔安胡葵翁老師

雲門石上許追陪酌酒頻呼繆襲才今日南州

枯淚眼燕泥零落畫梁摧

其二

星軺一日過梁谿携手吴江芳草凄却恨長安

花滿陌等閑飛上故人綈

其三

謁罷承明玉漏清鍾期流水若爲情獨憐枯塚

無靈氣漫向人間掃不平

其四

延陵紫氣接漳臺季子空餘掛劍哀覓得星槎上銀漢擬將黃絹勒蒿萊

初夏署中即事

深柳垂絲掠燕飛新紅片片點苔衣朝來挹露披書幌錯落晴霞映紫薇

其二

梧竹森森鬭碧鮮芸香初拂裊輕烟鶯聲晛晥
來庭樹知有薰風入舜絃

其三

朱明麗景上高槐翠色平鋪碧玉階漫捲湘簾
消晝永凉颸若爲助吟懷

其四

清宵雨漲鳳池流藹藹垂陰麥正秋共道來牟
堪燕喜可無新頌出詞頭

送同館胡休仲乃翁歸越

三月鶯花此正繁布帆千里顧𦩉船桑田滄海尋常事看取明珠掌上圓

其二

玉樓天上自亭亭底事文章去作銘解道神仙原有種仙翁識得是遺形

其三

歲星何事到人間會破人間憂喜關七十年來

常在眼西湖日夜水潺潺

其四

南去千峰間紫氛獨憐翁自傍孤雲青松長茂千年色好護瓊芝映錦文

送楊侗孩館兄

賦就長楊動紫宸閶天忽爾問歸輪好將簪筆華清曉散作斑斕滿座春

其二

落日停雲酒一尊總然暫別也銷魂馬頭帶得延津劒夜夜餘光燭薊門

送孔中甫舘兄

三載焚膏傍紫微偶從　天子乞斑衣明知此去無多別猶自臨風悵落暉

其二

家近華陽小洞天凌虛黃鵠帶蒼烟淸宵夢到蓬瀛月大隱金門亦是僊

送劉太凝舘兄

篝燈幾度共論心誰遣琴操別鶴音君自涉江尋舊侶暮雲春樹總難禁

其二

儇郎畫錦映征車宮柳囘看綠漸舒莫以蓴鱸深戀戀濡毫旦晚待相如

繆太史從野堂存稿卷之第八

雜著

從野堂存稿

江陰西谿繆昌期著　門人方岳貢劉興秀訂　男虞白孫騤輯

雜著

論文 計十三條

做舉業有舉業之本領即做一題亦有一題之本領看文必先看文之本領如夫婦之不肖題其本領何在不要說不肖不好了更不要粘講肖字一句如太質文所謂肖仁智勇肖位育等

字也不要做了幾句不肖後又用一轉若用轉便是可以與能了大兒曾見我做孩提之童句中用一轉前作多模擬此篇不知我是文轉不是轉題我文只模寫孩提之童光景並不曾做雖孩提之童然有個良知在到底只說童昏也歟哉葢無不知愛之意已在孩提之童要隱隱躍躍于口角之間不要顯露不要有轉痕耳汝等看文只看句語不看大意如何如何今只看

袁思明夫婦之愚文正與我主意相合他何等玲瓏何等體貼也久而敬之題要在久敬上討出滋味來看王餘量文便是汝等頂門一針也平日看文粗心浮氣不曾以文對題以我對文逐一磨勘過來只如試官吃酒亂塗人文一般如何長進汝今在裡面做過此題要做敬字無敬字做出來要做久字無久字做出來今日出來看他文便覺他好了汝輩不可輕忽人文字

我極惡自不會做動說人低品惡道者

文字有輕淺之淺有浮淺之淺輕淺之淺從深心大力中微微挑出題情與文情瀠洄可掬此最上乘也浮淺之淺則以粗率之氣抹倒題情即自家文思亦混帳䊢褁不曾刻劃出來而專靠一種襯篔浮詞隨手應搭只如此做到十數篇便壞了手段吾人只此一點靈心提之則尋向上去不提則墮坑落塹不可不省也

舉業書不多幾部另整出在案經書文字該看者央人集看不該看者庋之高閣案上不可多書胸中不可少書

文字以清空不染爲主雖連篇藻繪原自清空所謂清者神清脉清筆清意清也清則脫脫則活尺幅之內縱橫瀟洒無所不可矣

文有次第節奏又有骨肉配合不精心體貼以調劑其間安能使文理秩然耶吾言非妄從容

味之不可忽畧吾言將我一片苦心竟無所囑付也

時文不煅煉終不得出頭

時文全要緊湊中關巧不得此法做不成家文之貴議論意見闳也然以尺幅之内寫出胸中開天辟地本事須以巧心妙手于一字一句内微轉波濤使讀之者躍然心開則妙矣如用宂長議論如論策者然非惟不成家必不入彀

我前日論沾之哉題說待價正所以爲善沾此
是做文想頭汝認差了就將我此句話做題目
句句重在沾之哉如此則題目反淺矣所以斲
輪之巧爻不得揄之子也固是不善領會又下
筆迂緩用句荒疎如水跌泥愈跌愈澈又如膏
粘漆愈粘愈結二病入于膏肓不治將深且奈
之何
入彀之文只是七篇一列自首至尾無一疎漏

不知費多少鑪錘思之思之
人之心靈一日換一日逐科文字一日新一月
試官看文决不棄新而收舊
小試之文畧與大塲中不同須得觸手尖新意
新則調自尖到處絢爛意見横出議論層疊使
觀之者一驚一喜雖有出入小疵且疑且駭而
不敢棄置矣汝等只要于未考時收心静坐打
入時局闢出心花入塲便無疑懼不然心粗氣

浮未有不爲退轉者也切勿信人鄙誚考官之
說
文字先要認題有題眼有題面有題神汝輩先
不認題面安問題眼况于題神乎看文字不得
其用意處雖日看百篇也無用處至于遇考只
寫得平日胸中之所得胸中有一毫粗浮一毫
滯澁無不見之于卷中汝輩粗心浮氣毫不沉
思又不肯用實學只將平日眼前所見浮調依

稀影響點綴成文細按之皆無一字相關也今且無論汝輩進步即我二十餘年苦心濫有舉業虛名于世遇有識者見汝輩文無家數無傳授至此非其父業已荒即其不留心教子者也并我浮名且爲汝貶損矣眞可嘆可笑之甚也舉業文章先要有本領次要有生氣有本領者尚不可無生氣況本領全無乎人生二十二三歲不肯用力上進烏乎用其力哉我做秀才考

一次惟恐落人後廿四歲至廿七歲宗師連考
二等猶以爲耻今日不成進士日夜有舉業在
心以爲恐死必圖一捷此即論語上死而後巳
之說爲仁者豈必死凡自古聖賢豪傑做一事
未有不拚一死者也念之

此先太史所遺論文諸牘也先君一生精力
竭于舉業用力深而成功苦故言之切而有
味凡批駁虛白輩紙尾者一字一句皆嘔肝

吐心頻加鞭策余兄弟聽之藐藐爾時年少氣猛心粗膽莽妄謂尋章摘句徒自疲苦握筆疾書不事組織可以得志孰知時過氣竭至今猶墮落也先君嘗誨虛白等曰舉業一事與今修行人一般撇却閒務澄練心神如見銀山鐵壁拚命鑽入方有少分相應汝輩悠悠忽忽不肯苦思力索趂筆塗抹絕不知文章家曲折安頓之法汝輩必墮吾箕裘也

令虛白顛毛種種捧誦遺言痛若刺心政復何及惟望子姪輩刻志礪行佩爲韋絃以繩
祖武勗哉　　　　男虛白謹識

策問

壬戌守官都下時值廣寧失陷關門震驚一時諸君子于
朝會後共集旅邸攢眉　國事長兒虛白侈口談兵閫中董見龍先生聽其言謂有條貫至欲具疏薦聞余力止之恐其言夸而

用疏也設策以問　問廣寧陷而人人言守關矣識者皆云宜守關外今欲設重關築墪堡險于何恃兵于何宿且西虜駐牧我地與我錯居界于何限防于何施羈縻何術制馭何方凡關外之地勢諸虜之情形譚兵者必指諸掌矣欲禦東夷必先處西虜宜直書所見以對若夫搜將才假事權脩軍實練士膽一切制勝廟堂之說此上之操柄非下之方畧可無勦也

示子

示諸子第一做好人第二勤讀書凡事從天理起見莫學今勢家子弟以鮮衣美食爲事立志高遠工夫無所別用自然勤讀書則今日衞上一着惟不管閒事盡之矣吾家世单寒受人侵侮吾曾大父及大父盡力撑持僅得自完外人見其紛紛禦侮若以爲强力起家者而其實暗地受虧施恩不報者多矣故中衰三十餘年諸

孫有饑寒之憂而無刑戮之累及至吾父事親孝與人忠取與不苟言笑不輕吾母相以內德閨門之內儼若　朝典近世布衣未有如此之謹於幽獨者也而一生危苦半世牀褥為皇天所憐憫故至今日而發於我之身其所以不能早發者吾德薄耳嗟吾祖父起家之艱既如彼食報之遲又如此吾子弟可不念哉汝不見瘠鹵之地難於發生及既生之後灌溉培植遂成

良田吾子弟培之植之自今日滅之裂之亦自今日人亦有言做官之日短做百姓之日長吾謂百姓亦不易做還宜趂做官時稍爲料理耳可不念哉生當季世種禍容易種福極難小宛不云乎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此大夫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也而其首章曰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其次章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其三章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夙興夜

緜無忝爾所生其末章曰如集於木如臨於谷
如履薄氷每誦其詩爲之流涕願吾弟吾子日
誦一遍以當座右銘也我本無宦情又苦善病
若體中可支姑避世金門兩年實授一職而歸
若不可支即以廢常歸隱亦今世達者自便之
策也何能局促轅下兼爲子孫作牛馬哉恐子
弟不亮而以我一第爲趲途趨我策名之始爲
及時營業之計旣累父兄還以自累不惟自累

還累子孫故言之諄諄毋聽之藐藐也萬曆甲
寅春正月書于長安邸舍寄諸子粘之草堂之
東屏

代處弟亦玄囑子

弟病中追思往事出涕曰吾父一生值伯氏之
顛踬里中險人乘間交搆祖喪未終而蕭墻禍起
傾家辱身尚忍言哉是以晚年疝犯痿癖委身
牀褥十有七載飲恨而終吾母相之于艱難困

苦之秋顛覆流離之際勤勞家政以致血枯力竭肱削行蹇亦犯父症數年而終我是以兢兢謹守創完宅宇求立言君子爲母少揚罷勉襄事此素願也而今已矣天不假我以年矣嗚呼吾母以憂瘁殞其天年則生不能養矣以泯滅沉于沒世則死不能葬矣抱此大罪將以何顔見吾父母於地下也嗚呼其將付之子姓乎夫我猶弗克終而况于子姓也乎我有雨子頗露

頭角我以爲寄托有人誰料家門不幸禍祚淺薄乙丑之歲旻天不弔麽徵痘亡於春麽明病故於冬天乎天乎何喪予之速而奪吾之盡也所存兩子麽績質體懦弱稟性沉滯自守有餘而開創不足吾慮其太柔而不能剛克麽尹質體剛硬稟性流動及時童牿亦可望進吾慮其太剛而不能柔克嗟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弟恐績尹之有貳心也今予囑囑而再再而三無

非欲使若輩敬承先業謹守遺訓繩規尺矩弗
入於邪傳不云乎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間
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
禍也斯言也非吾弟屬子之心乎子能以父母
之心為心矣而猶有戒乎哉微斯言誰為右銘
天啓丙寅仲春書于得叢軒中錄之簡左以徵
吾弟之孝思云

自敘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髫齔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泰號鳳喁辛未進士見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沒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灣公俱

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
里豪余家禍實與連云明年春復就童子試縣
令詔安胡公諱士鰲號葵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問
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
當不悉何以有今日累因廉知吾父與伯冤立
上書主獄者蘇州理赫公號渭陽名瀛吾父伯事得
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
人矣胡公之知我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

之恩也自是府錄復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鄒還一公也諱莊陝西人戊辰進士以廪常出時爲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矣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廪壬午錄科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諱時湖廣蘄水人辛未進士余以天啟辛酉典楚闈報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于署以待一捷而弗果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

應天至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名朝國癸未進士以青蒲令分考取本房第一格于主者又弗售明年應觀風試閱卷者兩司理雲間理李公諱楠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諱鳴崗號見菴江西葛安人庚辰進士署余卷云近試郡邑青衿獨子爲快士翹楚矣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　封差還過永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今猶

爲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吾常理閔公諱廷甲號翼虛湖廣蘄水人己丑進士每試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時顯號新屏丙戌進士禮遇加隆公子孝廉曾相遇于公車講道家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悵無從一訊也辛酉過蘄水憑公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余屬尹澹如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荅書云使者方代得之

督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諱挺海澄人庚辰進士錄第一復格于南試吾年已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之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痿症臥床褥者十五年吾母手操管鑰余外侍門戶父是以得安枕席及

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于赤岸之所請趙文肅公誌墓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父于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號懷雲庚辰進士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後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駕部澹生公誌墓誌皆未勒石入隧

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誌以闡我二人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竒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仍改聽之後人矣無論其仍與改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余之器如石實真賞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文敏擊

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家子弟師胡公以其意來促駕于是有青州之遊館馮塾者两月而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稅璫罷余乃罷館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劵我必捷明年舉應天七一名時年巳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觀我壬辰進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余卷甚晚舉示同考陳公（諱太綬號赤石浮梁人乙未進士）两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黄公（諱汝良號毅菴丙辰進士）公大賞異時本房

首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副考長沙莊公諱天
合號冲虛已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
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余遜謝不能
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
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没余不勝山陽之
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溪寸步有季女
室其季子葢朗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没
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恒產

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拄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若如此倖博一第齒已五十二矣本房爲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復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拆卷呼余名同考皆爲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

祓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述其語以爲館
選機云會三十二名殿三甲五十四名格當得
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曰尚有舘選
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得者
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起矣金
沙者于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弹射故其人以
此孽予予了不爲動且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
小友進我我眞東林也初試閣第二實福唐公

首取移置二者惕于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德清爲政意有所嚮而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余名即後不出四五忌者耽耽矣而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余余貧不能徵逐歛食僻不能輧輜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悪且厭余日坐針毯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所共知不具論瘋癲不瘋癲余不知

獨以爲　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妾男子闌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恙　光廟差閹韓本用告變于　上其辭曰　皇爺可憐此极報所其傳也　旨旣下部擬依違連朝不决而提牢之䟽始上　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　聖諭于瘋癲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　聖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䟽矣義與

三䟽詞嚴義正　上赫然御　慈寧罪三犯于
理人心怫然服　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
曰一卵金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卵金
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
瘋癲者恨不剸刃其腹矣而同郡某者喜釣奇
走要門巷詞交搆所搆不止余一人也而耽耽
乘之以假手于其鄉人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
指摘困逐崇仁而帶及也䟽語云云時丙辰之

五月也余方擬授簡討候　旨久不下而初䟽
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余義不受辱具呈引
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結而拜官之
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䟽指名再及惟
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
云云人以爲辯而平歸而杜門却掃灌園課子
頗自夷猶丁巳内討忌者復修前郄余與虞山
俱在擬議頼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得免後䟽伙

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者其
意專有所屬也會　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
而夜得一夢方謁蹕中途忽聞　晏駕手中有
一白筆頭撒不可合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
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其明日得報遂有與湖
之泣異哉今　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
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
亦衙門所創見也是時遼陽陷沒汲汲皇皇舉

朝失措而海内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群小之不利于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慊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闈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捷八人錄文二序

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艮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間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抄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選報則福唐初入南昌及冢宰周漢陽以一䟽並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逐　內傳不可奉公曰　上所傳何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

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白南昌用拙而體直於
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余徐申其說色稍解葢
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
疏始放得　　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余不
告之故也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每歸
德于余不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
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
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横流豈非

天哉自廣寧旣失經撫之說紛紜靡定余時爲
毋縱毋觭之論禍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
受卷官五月題管誥勑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
月九日轉左春坊左賛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
遣　冊封諸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
過五月者以秦藩之請不得于部覆故久持不
下云余以十一月十六日出都門十二月至禹
州成禮藩餽無所受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

甲子二月還報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闗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之窺閒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于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共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恐大洪疏行難

再得此小心謹愼之人在　上左右余曰誰爲
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余先起師先
送余出其語聞于應山意不勝憤福唐知而書
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潛其辭只自辯未嘗詆
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拟余力止之福唐
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
者嚮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　上准其退歸私
寓過加優渥比于大臣勳臣者然則　上不失

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
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
自我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
之疏盡出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
唐歸途逢人告愬西谿罵我彼與大洪一人只
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
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覺大豈眞欲殺我哉不
過借以自解而予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

其殺手者更慘矣葢余謂此說可斬蜀之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觧也福唐于我不爲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况於登進者乎且福唐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口哉惡規喜諛亦太甚矣而内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䟶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

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庶幾近之高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數數問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第一從史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悪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托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梁溪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

邑者則嘸梁溪所不得之梁溪者則嘸我因巧
離于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
離于我也餘人譾譾所不論已左魏之被言也
閉門闃寂余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
被逐也長班阻我勿送我曰人見逐可不送乎
明知爲詗者所得余弗避也南篆之推有小璫
到閤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閤不下越數
日請告傳　旨閑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

俱削籍提問追贓之　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
其禍不止也何也代草之說深中于內而安得
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宮不早移禍不待今翻移
宮適所以伸移宮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
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
吾必請誅此奴以報　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
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肯爲江
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實贊決之而示幾微於

我我荅非可草草夫擊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
中而國事隨之况今日內無汞外無文襲可幾
倖乎桐城黙然又三日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
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孰逮須臾諸子
皆跡务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記都無文字粗
具公私之概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毋徒
取滅門也余行眞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
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

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　君欺心賣友

一念亦　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于此豈非

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以　三朝

作養之軀辱于狗奴獰賊之手耳

生平道義文章肝胆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内

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

俱不及述想兒輩亦知其凡也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從野堂存稿後述

先太史博極群書抽繹千古雖溽暑沍寒焚膏繼晷繙閱靡[illegible]或在郵亭館舍一編自隨口吟手畫都不省他務猶以年少疲精舉子業未嘗古文詞嘗有有筆無學之嘆然英風勁氣每一落筆令人驚聳以爲見所未曾蓋鐵石之心與風霜之筆相挾而出其大槪也館閣試之文爲一時名公所推重先太史又以多忌少吐爲恨

手自汰去者大半至典制之文義存詔誡意在
勸勉嚴于體裁不肯苟徇簡存笥中者亦僅什
之五六耳居恒憂先　宗社念切履霜時以聯
絡正人呼號同類爲已任故見于書牘者往往
淋漓激切無所觸避而二三密友往還手札當
　詔逮日家人惶怖付之一炬又軼不傳焉嗟
乎此虛白之捧誦遺札爲之追恨出涕者也先
太史精忠大節表著海内　聖明旣愍而郵

之矣惟易名一典已奉　俞旨而遷延時日者何歟夫必有信友乃有貞臣自朋友誼微生則翕翕死則落落縱慟輪漬酒不可謂無人求其慷慨憤激面折廷辯者葢亦鮮矣何怪乎異已之徒甘心黨逆而仇忠義也先太史之死于逆璫也碎首黄門暴尸城北擬于膺滂喬固亦云烈矣祇博此身後一謚少酬危節夫亦　主持世道者所當深念者也玆合先太史存稿自

制詞至雜著共若干卷編次如右其散失在四
方者幸　諸名公不靳郵寄以便續梓
崇禎丁丑中秋前一日男虛白百拜謹書

甲午臘尾海上所收　芝農小藏記